

郑振铎

海燕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6.1

·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海 燕

郭振铎

据新中国书局一九三二年再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：简装书/鲁迅等著；王彬编．—北京：中国文联出版社，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李金玉 邢尔威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65.375
版 次	2002 年 5 月第 1 版第 4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598.00 元 (全 86 册)

序

近年，散文颇有些热闹的味道了。

论理，在小说、诗歌擅胜一时之后，散文也不该再如以往那么冷清了。但，与小说、诗歌不同，散文的热闹不是时下之风，而是炒卖四十年前的历史存货，这是个值得探讨的现象。

五四以后，中国的文学界发生了革命。就艺术形式而言，西洋的小说、诗歌、话剧，横向地移植到中国，取代了章回、格律和以歌唱为主的旧有模式，虽然唱的最高境界是说，也足够令人尴尬的了。而散文则不，固然，异域的观念也曾经发生过位移，其结果却不是简单的替换，而是与本国的传统相糅和，出品了优质的再生产品，不像前三个文学门类那样，要经历那样一个蹒跚的学步过程，至今仍免不了模仿的痕迹。因此，鲁迅评价新文学运动说，散文的成绩最为辉煌，超过了其时的小说、新诗、话剧的成就。鲁迅的评价是准确的。时至今日，说到那一时代的散文名家，我们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数出三十位而感到还有遗漏。在这些作家中，有些人兼搞别样，今天看来已然品位不高，应该淡忘的了，而他们的散文作品却时时被人们所记诵，从这一点说，散文的艺术生命，似乎比小说、戏剧、诗歌还可以更为长久地保存下来。因为，同其它文学门类不同，散文是最能透射出作家的学识、情趣、操守、人格的，从而也就最容易相互沟通。可惜，五四以来形

成的这个优秀传统，四十年间发生了断层，至今还没有完全弥合。相形之下，时下的文章，未免做作，仿佛是裱出来的，丢进洗衣机，一洗，全是糨糊，这样的东西写多了，自己也难免糊涂，接受主体又如何能够喜欢？及至轮到散文好不容易热一回，却拿不出自己的货色，只有向历史讨教，这当然是前辈的光彩。

但是，这并不意味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已然尽善尽美，发展到极至，无可超越的了。众所皆知，中国的散文历史悠久，倘若从甲骨文与青铜器时期算起，是应该比韵语还要长久的。在传统的散文观念里，小说除外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中的文章都可以冠以散文的。五四以后，有一种将散文精确化的倾向，一方面，增重了它的文学色彩，另一方面又将其软化，散文似乎只余下叙事与抒情的功能，而且三十年代后，又似乎只有抒情体裁被视为散文的正宗，这就免不了格局狭隘，丧失了本应属于自己的园地且少活力了。^{〔1〕}其实，散文是大可以随便的，生活有多么丰富，散文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。当然，在那时，也仍有不少散文的名家，属守旧道，捡到篮里便是菜，不受什么框架的束缚，而不惮于无所不包，难免会让今天的散文作家凉冷，甚或以为不足道哉。

但是，上面的话，并没有抹煞的意思，其目的是说那一时期的散文成绩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，今天还有那么多的热心读者，还有那么多的选家纷纷登场便是一个例证。于是也就产生我们的酝酿与构思。这就牵扯到选篇与选书的优劣

〔1〕 这个问题仍在争论，现在又似乎有大散文观复潮的趋势。本书库采取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准则。

比较了。应该说，这二者是各有千秋的，不能够相互替代的。关于选篇的优点，这里不去讲它，对于后者，或许更能够客观地展示作家与作品的原有风貌，从而也就避免了选家们的某些偏颇。另一方面，这些原作，久已不流传了，在一般的图书馆里也难以见到，且有上升为“文物”的趋势，如果将其其中的一些精品排印出版，^{〔1〕}窃以为不仅对于读者，即使对于当代的散文作家与研究家（原本大概也读得不多）是应该不仅可以感悟到其中的文学氛围，也还可以领略一些版本价值。俗话说，隔日如新，在历史尘封了多年之后，一旦面世，这些名家的原版作品，当会引起纷纭的新鲜之感罢。

准此，我们编辑了鲁迅、周作人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郁达夫、丰子恺、叶绍钧、冰心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胡适、徐志摩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许地山、郑振铎、夏丏尊、钟敬文、沈从文、梁遇春、施蛰存、巴金、阿英、陈西滢、朱湘、陆蠡、张爱玲、李广田、何其芳、苏雪林等三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品。这样，五四以来的散文名篇大体上也就罗致在内了。读那时的散文，是时时感到一种繁星丽天的愉悦的。如果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的，这或者为贤者所鄙，以为不足道。其实，选家的劳动应该是一种切切实实的津梁性的工作，自有价值。当然，这些话也依然会被讥为秋虫吊月，猥栏自热的了。这自可不必去计较。但选家也真有时困惑，所谓砖儿何厚？瓦儿何薄？跑掉的鱼是大的，这就需要致谦而有待于提高眼光的精审。同时需要申明的是，在本书库的编

〔1〕 据较好的原版本排印，只是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，以适应目前读者的需求。

选过程中，得到了顾志诚、奚跃华、黄亚昌等先生的热诚支持，是要郑重感谢的。

孔老夫子说：“周鉴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倘若我们的工作能够鉴往知来，对于中国当代的散文发展有所推动而不是“美女入室”，我们也就满足了。

王 彬

书 目

1. 鲁 迅：《朝华夕拾》
2. 周作人：《雨天的书》
3. 夏丏尊：《平屋杂文》
4. 胡 适：《四十自述》
5. 郭沫若：《山中杂记》
6. 许地山：《空山灵雨》
7. 叶绍钧：《未厌居习作》
8. 林语堂：《有不为斋文集》
9. 徐志摩：《巴黎的鳞爪》
10. 郁达夫：《闲书》
11. 陈西滢：《西滢闲话》
12. 茅 盾：《见闻杂记》
13. 朱自清：《背影》
14. 郑振铎：《海燕》
15. 丰子恺：《车厢社会》
16. 阿 英：《夜航集》
17. 俞平伯：《燕知草》
18. 冰 心：《寄小读者》
19. 苏雪林：《绿天》
20. 梁实秋：《雅舍小品》
21. 沈从文：《湘行散记》

- 22. 钟敬文：《西湖漫拾》
- 23. 朱 湘：《中书集》
- 24. 巴 金：《海行杂记》
- 25. 施蛰存：《待旦录》
- 26. 梁遇春：《泪与笑》
- 27. 李广田：《画廊集》
- 28. 陆 蠡：《囚绿记》
- 29. 何其芳：《画梦录》
- 30. 张爱玲：《流言》

出版说明

郑振铎(1898—1958)，原籍福建省长乐县，生于浙江省永嘉县。笔名西谛、CT、郭源新等。

郑振铎是五四以来的重要学者，兼写散文。主要有《海燕》、《山中杂记》、《蛰居散记》等。

郑振铎的散文，大都是忙中写就，故而朴实、真率、自然，不假雕饰，有质胜于文之惑。但他的散文，如《海燕》、《黄昏的观前街》，也自有风采，耐人咀嚼回味。郁达夫评述他的散文：“按理而论，学者是该不会写文章的，但他的散文，却也富有细腻的风光。且取他叙别离之苦的文字，来和冰心的一比，就可以见得一个是男性的，一个是女性的了。”

目 录

谴责小说·····	(1)
论武侠小说·····	(6)
致文学青年·····	(11)
且慢谈所谓“国学”·····	(15)
论所谓“国学”(附录)·····	(25)
蝴蝶的文学·····	(38)
插图之话·····	(52)
编辑者发刊词·····	(84)
评上海各日报的编辑法·····	(87)
封建势力在报纸上(附录)·····	(95)
我们在 ATHOS 上·····	(103)
离别·····	(105)
海燕·····	(111)
“ALA MER!”·····	(114)
大佛寺·····	(117)
阿刺伯人·····	(121)
同舟者·····	(125)
宴之趣·····	(132)
黄昏的观前街·····	(138)

谴责小说

大家似乎都以异样的怀疑的眼光去看小说家。“某人是做小说的”，说这句话的人，对于这一位小说家至少总有些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。大家都以为小说家是一位侦探，似欲侦探人家的阴事而写之于纸上的；是一位轻薄的无赖，常以宣布人家闺阁中事及某某人的秘密，为唯一的任务的；是一位刻毒的下流人，常以造作有伤道德名誉的事，隐约的笔之于书的。当小说家静听人谈话时，或眼光射到某处时，大家便以为是在搜寻他的小说材料。

于是大部分的人，对于小说家都抱敬而远之的态度，都具有有一种鄙夷他而又惊怕他的情绪。

为什么大家对于小说家会有这样的一种异样的态度呢，为什么他们会如此误会我们的小说家呢？

这有一个大原因在。

大家之所以看不起小说家，对小说家起这种误会，其责任的一大部分，应该由近数十年来在那里做流行一时的“谴责小说”的人担负。

原来我们中国人的做小说，一向很喜欢用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。所谓“演义”自然是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。其余小说，如今古奇观一类的东西，也有一部分是以当时盛传的实事为他们的题材的。儒林外史中所写的人物，差不多个个都是真的人，杜少卿慎卿就是作者及他的哥哥，庄

徵君就是程绵庄，马纯上就是冯萃中，牛布衣就是朱草衣，权勿用就是是镜，其他诸人物也都可考。品花宝鉴是叙毕秋帆袁子才蒋荇生张船山诸人的，花月痕亦有人谓是叙李次青左宗棠诸人的。因此读小说的人，养成了每欲探按书中某某人物的背后是某某人的习惯。除了几十部历史小说，如北宋杨家将粉妆楼等，以及其他性质的小说，如包公案镜花缘西游记之类外，差不多没有一部小说不被读者如此的猜索着的。金瓶梅中的西门庆，有人猜以为是严世蕃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，有人猜以为是纳兰容若，有人猜以为是清世祖，又有人猜以为是某一个人。其他林黛玉，薛宝钗，以至袭人，晴雯，也以为各暗指一个人。总之，由我们的读者看来，大部分的小说都是有所为而作的，都是以笔墨报仇的，不是谴责时人，便是嘲骂时人。其中的人物，大多数都是有所指的，都是实有其人的。到了近来，“谴责小说”的作者日益多，这种小说日益风行，于是益证实我们的读者的“小说中人物都是有所指的”这个主张的正确。

“谴责小说”大约是始于南亭亭长的“官场现形记”一书罢。此书之出，正当我们厌倦腐败的官僚政治，嫉恶当代的贪庸官吏之时。南亭亭长的严厉的责备，与痛快的揭发他们的丑恶，叙写他们的“暮夜乞怜，白昼骄人”之状，使时人的郁闷的情绪为之一舒，如在炎暑口渴之际，饮进了一杯凉的甜水，大家都觉得痛快爽快。于是这一部书便大为流行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及什么新官场现形记续官场现形记之类，都陆续的出来了。留东外史也为此着而出现，益张“谴责小说”的旗帜。这个时候，小说真成了谴责的工具，小说家真成为人家隐事的侦探者与揭发者了。其流风至于今而未衰。什

么人间地狱黑暗上海，什么上海水浒等等，都是以真实的人物为书中的人物，以谴责的态度，为他们的叙写的态度的。于是大家对于所谓“小说家”便有一种异感，以他们为侦探，为轻薄的无赖，为好揭发或造作人的阴事的下流人。

这种的“谴责小说”，可算为伟大的或上等的小说么？这种的小说家可算为伟大的或可崇敬的小说家么？以我想，决不能的。

我们要知道，小说的重要任务，本不在于揭发或布露天间的黑幕——至于揭发某某人的阴事，更是“自炫以下”的无聊而且卑下的举动了。小说家的态度，本不当为冷笑的，谴责的，嘲骂的。小说家要叙写实事，要以真实的人物为他们的人物，本也无妨。然以冷笑的，谴责的，嘲骂的态度对于他的人物，却是决不可的。以揭发或布露某某人的阴私为目的，却更是万万不可以有的举动。这种举动，使小说的尊严，被污辱了，使尊荣的可爱的小说家，被人看得卑贱了。什么时候这种小说可以绝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尊荣可爱的小说家便可以被大家以亲切的面目，崇敬的态度相待了，小说的尊严，便也可以恢复了。

“那末”有人问，“小说的重要任务，该是什么呢？小说家的态度该是怎样的呢？”

把永在的忧郁与喜悦，把永在的恋爱与同情，写在小说中，使人喜，使人悲，使人如躬历其境，又且旬句话是他们自己所欲说而未说，而不能说的。人的同情心因而扩大；人的劳苦，郁闷，牺牲，自己所未能告诉的，作者已为他告诉出，叙写出了。他给读者以理想的世界，以希望的火星，他把他自己的热情，自己的心腑，都捧献出，他有时表满腔的

同情于他所创造的人物，有时完全以旁观的态度对待他。但止于旁观而已，却并不再进的谴责他，冷笑他，嘲骂他，柴霍甫写他的一个可爱的人，原想把她写得坏的，结果却把她写得异常的可赞颂，异常的可爱，西万提司写吉珂德先生粗看之，好像他是在嘲笑他，看到后来，却什么人也会为这个愚而诚的武士所感动了。狄更司的贼史，写犹太人法金那样的可恶可恨，他的滑稽外史^{〔1〕}，写英国某乡的教师那样的残忍下流，然他对他们所持的态度仍是极严肃的，不谴责，也不嘲骂。小说的任务便是如此，小说家的态度，便是如此。

没有一部伟大的上等的小说是专以揭发人的隐事，人间的黑幕为他的目的的。没有一个伟大的上流的小说家是持冷笑的，嘲骂的态度来叙写他的人物的。

“然而”，又有人为谴责小说辩护，“他们对于社会上的恶人，不是也可以给些惩戒么？”

不能的。小说本不是惩戒恶人的工具，恶人也未必因被写入小说而知所顾忌，我们中国的人本来有喜谈人隐事的习惯，本是最没有同情心的，对一切人，对一切事，都冷笑，谴责，嘲骂。而这种谴责小说恰正是投他们之所好，恰足以助长他们这种的恶习惯与恶态度。我们欲使中国前进，欲使中国人变为有同情心而恳切，严正的，便须先扑除这一类的谴责小说。

我们的小说……家为什么不移你们的笔端，移你们的眼光，向更远大，更可写的地方望去，写去呢？永远的被人视为侦探，视为轻薄的无赖，视为刻毒的下流人，永远的不能

〔1〕 滑稽外史为林纾译的 Nicholas Nicklepy 译名。

得人亲切的同情，这是可以忍受的么？

我们要光复小说的尊严——要改正大家对于小说家的敌视态度——不可救药的职业小说家也许不足以语此。

论武侠小说

当今之事，足为“人心世道之隐忧”者至多；最使我们几位朋友谈起来便痛心的乃是，黑幕派的小说的流行；及武侠小说的层出不穷。这两件事，向来是被视为无关紧要，不足轻重的小事，决没有劳动“忧天下”的君子们的注意的价值。但我们却承认这种现象实在不是小事件。大一点说，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；近一点说，关系无量数第二代青年们的思想的轨辙。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，乃充分的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；更充分的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。为了挽救在堕落中的民族性计，为了“救救我们的孩子”计，都有大声疾呼的唤起大众的注意的必要。

关于黑幕派小说的流行，我们将别有所论。现在且专论所谓武侠小说。

武侠小说的流行，并不是最近的事。很远的，在我们的唐代中叶之时，便已有了这种小说的萌芽在生长着。斐钐传奇中的几篇著名的记载，例如昆仑奴，聂隐娘等，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。（后来有人集合这一类小说多篇，名之为剑侠传，托名段成式撰。）宋初，吴淑作江淮异人传，也带有很深刻的唐人的剑侠小说的影响。此后，几乎没有一代没有这一类的作品出现。最后，便是林琴南氏的技击余闻录。当文学革命的初期，蔡胡陈他们在竭力提倡着国语文学的时候，林氏还写了一篇类乎武侠小说的文字以为口诛笔伐呢。较这些传奇